

清儒學案

世章



朱熹詩集

卷十

四

四

清儒學案卷二

天津徐世昌

南雷學案

南雷之學最爲博大師事蕺山以誠意慎獨爲主又病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究訓詁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平生以捍衛姚江自任而於其末派則痛斥至嚴懼其亂眞不少假借蓋屹然爲王學之干城焉

述南雷學案

黃先生宗義

黃宗義字太沖餘姚人父尊素明御史尊素與楊忠烈左忠毅昕夕過從先生得盡知朝局清濁之分年十四補諸生父死於獄先生養其祖以孝聞夜讀書畢嗚嗚然哭明莊烈帝卽位先

生年十九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誅與奄黨曹欽程等對簿袖鐵椎椎許顯純流血又與吳江周延祚等椎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立斃復偕同難子弟哭祭於詔獄中門拔崔應元之鬚歸祭其父從戢山游姚江末派援儒入釋先生力摧其說時稱禦侮陳氏貞慧等作南都防亂揭天啟被難諸家子弟推先生爲首甲申江南奄黨糾戢山并及先生大兵至得免戢山死節先生隨孫嘉績熊汝霖諸軍於江上授職方尋以薦改監察御史江上潰入四明山復入剡中己丑赴海上明魯王以爲左僉都御史從亡有年及海氛漸滅乃奉母返里畢力於著述旣而請業者日至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戢山之緒其後東之鄞西之海鹽皆請主講守令亦或與會然非其志也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旋詔修明史先生皆力辭以免命取所

著書關史事者宣付史館徐健菴尙書侍直上訪及遺獻徐以先生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疏薦惜老不能來上曰可召至京不授以事卽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對以篤老無來意上歎息不置以爲人材之難先生雖不赴徵車而史局大議必咨之厯志出吳志伊之手總裁千里遺書乞審正而後定嘗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竹垞適有此議得先生書示眾遂去之先生受業戴山時頗爲氣節一流人所得尙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不以少年之功自足恆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之誚必兼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

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謂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者證太乙以吳越春秋占法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壬以訂數學其持論皆有依據授書隨筆一卷則太原閻氏若璩問尙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厯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少時取餘杭竹管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孟子師說二卷以戴山四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其舊說爲之其書闡發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史學則欲輯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

三卷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國史取詳年月二野史取當是非三家史備官爵世系明史稟出於萬氏斯同斯同之學出於先生也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圖解一卷割圓八線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後梅氏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爲不傳之祕而不知先生實開之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敘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甚詳後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誌七百年儒學源流又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彙集明人文集二千餘家擷其菁華典章人物燦然具備於十朝國史亦多彈駁參正又明文案二百七卷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蜀山諸集及詩集後又分爲南雷文定晚年復定爲文約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明夷待訪錄一卷深

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
學案二卷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八十六光緒三十三年從祀文

廟

參史傳 錢寶甫撰傳

明儒學案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功力所至卽
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窮心則
物莫能遁窮物則心滯一隅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閒道
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
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
同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
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
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

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
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閭之市可哀也夫某幼遭家難先師戴山
先生視某猶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蹻蹻夢奠之後始從
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鄆仲昇來
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某送之江干仲
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唯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
不歸一唯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某曰先師所以異於
諸儒者宗旨正在於意寧可不爲發明仲昇欲某序其節要某
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尙有成局之未化也況於
他人乎某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淺深各得醇疵互見要皆
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矇矓精神盲人
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厯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

清信堂集卷二
四
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
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樛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
於丙辰之後許西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然鈔
本流傳陳介眉以謹守之學讀之而轉手湯潛菴謂余曰學案
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壬申七月某病幾革文字
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者見學案而
歎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無何賈君死其子
醇菴承遺命而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覽者未終一紙已欠
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柔爾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
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

明夷待訪錄序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

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
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
年壬寅夏條具爲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
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
之冬十月雨窗削筆喟然而歎曰昔王冕倣周禮著書一卷自
謂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
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
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
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

文集

學禮質疑序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

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旣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粗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尙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

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
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
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者於今則
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
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填膈方欲求
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攷諸儒
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眾說爭
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答董吳仲論學書

承示劉子質疑弟衰遲失學望先師之門牆而不得又何足以
知其微意之所在則自疑之不暇何能解老兄之疑雖然昔人
云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老兄之疑固將以求

其深信也彼汎然而輕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異日者接先師之傳方於老兄是賴弟亦焉敢不以所聞者相質乎觀質疑中所言雖廣然其大指則主張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句而疑先師意爲心之所存未爲得也弟推尋其故由老兄未達陽明始終宗旨所在因而疑先師之言若徒執此四句則先當疑陽明之言自相出入而後其疑可及於先師也夫此四句無論與大學本文不合而先與致良知宗旨不合其與大學本文不合者知善知惡而後爲善去惡是爲善去惡之工夫在知善知惡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矣若大學非倒句則是先爲善去惡而後求知夫善惡也豈可通乎然此在文義之間猶可無論也陽明提致良知爲宗一洗俗學之弊可謂不遺餘力矣

若必守此四句爲教法則是以知覺爲良知推行爲致知從其
心之所發驗其孰爲善孰爲惡而後善者從而達之惡者從而
塞之則方寸之間已不勝其憧憧之往來矣夫良知之體剛健
中正純粹精者也今所發之意不能有善而無惡則此知尙未
光明不可謂良也何所藉以爲爲善去惡之本乎豈動者一心
知者又一心不妨並行乎考亭晚年自悔云向來講究思索直
以心爲已發而止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
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至於發言處事輕揚飛躁無復聖賢雍
容深厚氣象所見一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今以意
之動處從而加功有以異於考亭之所云乎吾不意陽明開千
聖之絕學而究竟蹈考亭之所已悔也四句之弊不言可知故
陽明日良知是未發之中則已明言意是未發第習熟於意者

心之所發舊詁未曾道破耳不然意既動而有善有惡已發者也則知亦是已發如之何知獨未發此一時也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無乃錯雜將安所施功乎龍溪亦知此四句非師門教人定本故以四無之說救之陽明不言四無之非而堅主四句蓋亦自知於致良知宗旨不能盡合也然則先師意爲心之所存與陽明良知是未發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老兄所謂各標宗旨究竟打迸一路在此處耳若謂先師不言意爲心之所存慎獨之旨端的無弊不知一爲心之所發則必於發處用功有善有惡便已不獨總做得十分完美只屬枝葉一邊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告子之義襲皆可謂之慎獨矣故欲全陽明宗旨非先師之言意不可如以陽明之四句定陽明之宗旨則反失之矣然先師此言固不專爲陽明而發也從來儒者之得失此

是一大節目無人說到此處老兄之疑真善讀書者也透此一關則其餘儒者之言真假不難立辨耳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雖中和兼致而未免分動靜爲兩截至工夫有二用其後王龍溪從日用倫物之感應以致其明察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則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則是致中而不致和諸儒之言無不曰前後內外渾然一體然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終是有所偏倚則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崇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有前乎意之工夫有後乎意之工夫而意攔截其間使早知意爲心之所存則操功只有一意破除攔截方可言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願老兄於此用力知先師此言導濂洛血路者也其餘文